



信用是一种资源，你攒得够多了吗？

A 没有污点的信用记录最重要

主持人：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信用卡的吗？

陈晨：我的第一张信用卡是在2005年办的。最多的时候，光招商银行的卡就有7张，还有其他5家银行的信用卡。手里各种信用卡很多的时候，我会把信用卡的账单日、还款日调整到一个相对集中的时段，以防忘记还款。

主持人：用信用卡消费，和用现金消费的时候，会有什么不一样？

陈晨：有了信用卡，确实花钱的时候，把控不是那么好。出去吃饭，如果是付现金，就会想这顿饭会花多少钱。要是刷信用卡，第一反应不是数额，而是拉一下卡就行，紧接着想的是，可以有不少积分呢！完全想不到还款的事情。而且现在信用卡还款都不必跑银行，直接通过手机APP就可以还。有些地方，还可以直接刷信用卡积分，把积分当钱用，顿时会感觉信用真的值钱。

主持人：信用卡带来方便的同时会不会也有一些烦恼？

陈晨：卡多了确实会有一些烦恼，我曾经把两张信用卡的还款日期搞错过，一张是每月17日还款，另一张是每月20日还款，我把两张卡的还款日期记颠倒了，连着两个月还错时间，导致其中一张卡连着两个月都是逾期还款，那家银行因此给了我一个不良记录，并且在征信中心留档，这个记录还影响了我后来在其他银行提升信用卡的额度和办新卡。早几年还没有手机APP的时候，遇到出差，也会给还款带来一些麻烦。

主持人：你怎么看“卡奴”？自己会不会不留神成了“卡奴”？

陈晨：“卡奴”是因为透支额度超过了还款能力，我觉得重要的是做一个好的资金规划，来解放自己。我没觉得自己是“卡奴”，但很多人一定会觉得我是“卡奴”。我也有还款出现问题的时候，因为我是自由职业者。自由职业者常会遇到付款方拖延付款的情况。但银行的还款时间是每月固定的。遇到这种情况，如果无法预先做好还款规划，就有可能出现无法还款的问题，最尴尬的时候，我连最低还款额都还不出。记得有一年春节的时候，我硬生生过了个没有现金的农历新年——因为所有杂志社、客户，都是过了春节才结账，说是年底财务来不及入账。

主持人：遇到没有足够的钱还信用卡欠款的时候，你怎么办？

陈晨：先跟信用卡中心沟通，看能否宽限几天，这样至少让我可以凑到钱把最低还款额还掉，因为不还掉最低还款额，就会影响信用记录，还了最低还款额，就不影响信用记录，最多是之后要还利息。然后在宽限的几天中，催一下应该付钱的客户，或是向父母、朋友借钱周转一下。

主持人：你很在意自己是否会留下不良信用记录？

陈晨：当然！在今天，不良的信用记录会影响到各种事情，糟糕的信用记录会让人寸步难行的。

【主持人】

朱砂

【嘉宾】

徐美娟

平安陆金所运营总监

牟慧玲

上海朝阳永续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总经理

金蕴

《第一财经·陆家嘴》杂志 高级编辑

陈晨

自由撰稿人

主持人的话▶▶

从你拥有第一张信用卡至今，过去了多少年？小小一张信用卡，记录着你每一笔刷卡交易、还款记录，一个个数据反映你个人信用曲线。虽然在政府构建的个人信用联合征信平台上，和信用有关的数据不只是来源于信用卡，但信用卡无疑已经成为都市人的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信用载体之一。

新闻背景 >>>

日前，上海市副市长周波做客《夜线约见》，谈诚信建设。周波强调，要让失信者寸步难行，让守信者一路畅通。“我们下一步的考虑是，首先把失信者的信息开放，提供给我们的公共信用平台。提供数据清单、行为清单和应用清单，并鼓励大家应用，包括政府部门。”

B

“卡奴”的悲剧，银行有一定责任

主持人：今年6月，上海一家三口因信用卡透支五十多万元无力偿还而自杀。近日，上海银监局针对此事对涉事的7家商业银行开出了罚单。在此事件中，银行有哪些责任？

徐美娟：根据上海银监局披露的处罚决定书：被处罚的七家银行中，有银行在未查询个人信用报告的情况下，为持卡人提升额度；有银行在明知持卡人已经被列为疑似套现账户的情况下，没有进行有效处理。这些做法，违背了《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中的相关规定：“发卡银行应当建立信用卡业务风险管理制度。发卡银行从公安机关、司法机关、持卡人本人、亲属、交易监测或其他渠道获悉持卡人出现身份证件被盗用、家庭财务状况恶化、还款能力下降、预留联系方式失效、资信状况恶化、有非正常用卡行为等风险信息时，应当立即停止上调额度、超授信额度用卡服务授权、分期业务授权等可能扩大信用风险的操作，并视情况采取提高交易监测力度、调减授信额度、止付、冻结或落实第二还款来源等风险管理措施。”在此事件中，各银行普遍表现出内控不严、有章不依，在资料审查、额度管理、异常交易防范方面存在违规行为。

牟慧玲：在发卡量的考核压力下，对于“卡奴”的悲剧，银行有一定的责任。银行为了追求发卡量，往往只宣传信用卡透支功能、赠送礼品等正面信息，而不向申请人介绍信用卡的相关风险。由于不少持卡人是刚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自制力较弱，在银行的诱导下办理了多家信用卡，获得了高额信用卡授信后，往往过度消费，因为无力还款，部分持卡人甚至以办新卡方式偿还欠款，最终形成高额信用卡欠款，成为“卡奴”。但是，即使是在信用体系与银行体系极度完善的西方国家，仍然不可避免存在“卡奴”的现象，所以不能将“卡奴”的问题单方面归咎给银行。

C

完善制度，为防风险打基础

主持人：有人认为，“卡奴”自杀的悲剧暴露出社会信用体系的脆弱。这种脆弱，可能埋下怎样的隐患？

徐美娟：虽然大家的直觉是“信用卡套现很容易、银行管理不严格”，但从全社会的角度看，商业银行的贷款管理仍然是金融机构中最严格的，因为它受到银监局的重重监管。

当前的问题其实是全社会的问题。我国的利率市场化还非常有限，在逐利前提下，银行对个人金融需求的满足度非常低，信用卡套现

几乎是个人获取流动性的最便宜手段；而银行也完全了解这个情况，因此往往与持卡人之间形成了“心照不宣”的默契，比如很多人会用信用卡套现去炒股、放高利贷。多数时候持卡人与银行形成了所谓的“双赢”，因此也反过来成为“行规”，在极端情形下就暴露出来。我个人会觉得，这不仅仅是信用卡本身的问题，需要观察的是金融体系本身。

主持人：一些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在消费信贷、个人信用制度等方面有没有我们可以借鉴的地方？

牟慧玲：美国在百余年的消费信贷基础上形成了完善的个人信用制度和发达的信用中介产业，美国还有一些公司专门搜集个人社会经济背景数据，为发卡银行提供了解个人信用的重要依据。完善的个人征信体系为美国信用卡产业的发展及风险防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加拿大要求信用卡公司必须得到持卡人“明确同意”，才能提高其信用额度，如果在下月账单前利率要提高，信用卡公司必须在本月账单中明确通知持卡人。诸如此类的措施都是值得中国借鉴的地方。

D

信用是一种降低交易成本的资源

主持人：财经条线的资深媒体人是中国社会诚信体系发展的见证者。你如何看待信用卡的普及和社会诚信体系建立、完善之间的关系？

金蕴：我的第一张信用卡是在十年前办的，是银行条线的同事将这个新事物带进我们的生活。报社里好多同事都在那个时候办了自己的第一张信用卡。当时，拿到信用卡，我的第一反应是，为什么我要在消费的时候刷信用卡？刷卡之后，我还得多一个还钱的步骤，多麻烦！渐渐的，我发现，如果自己的消费都是刷卡支付的，我可以比较清楚地知道自己一个月花了多少钱。再后来，我开始有意识地多用信用卡——可以刷卡消费的，就尽量刷卡消费，因为使用信用卡消费，然后按时还款，这个过程为我自己建立了一个良好的信用记录。在欧美国家，征信系统主要是通过信用卡来体现。你的信用卡额度，可以说明你的信用等级和消费水平。随着良好的信用不断积累，银行给予的信用额度也会越来越高，我的第一张信用卡十年下来，现在的信用额度是十万元。信用卡成为了我的另一张名片。在办理出国签证的时候，信用卡的额度、最近几个月的账单都会成为签证官审核的重要资料——银行有着一整套严格的审核机制，如果银行肯给你很高的信用额度，那就是对你个人信用一个非常有分量的证明，签证官当然会比较放心。

在中国人还没有信用卡的日子里，我们要评价一个人是否靠得住，主要的参考指标是，他在什么单位工作，以及他在同事、邻居间的口碑。但这些都是模糊的，或者带着主观色彩的。现在，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让抽象的信用变成了一个直观指标。

主持人：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来理解，信用卡是个人诚信的一种物质载体？

徐美娟：对于使用信用卡的人来说，虽然当前个人信用卡违约成本看似不高，比如信用卡偶尔有一两期没还，后来还上了，看上去问题不大，但这些记录都会计入持卡人在央行的征信系统。当个人产生融资需求时，受理方一般会查询征信系统，决定给他发放的融资额度与利率。从金融的角度说，信用是一种降低交易成本的资源，如果你没有这种资源，那你的交易成本一定会比别人高。

过去，这种资源的交换产生于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随着个人金融的发展，信用资源逐渐可以为个人所获得和使用，从传统的信用卡、公用事业账单，到互联网金融的各种虚拟信用卡，都可以为个人带来信用资源。信用卡业务是比较容易产生信用数据的。说有利于全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也可以。

结束语

“让守信者一路畅通，让失信者寸步难行”，政府建设社会信用体系是一项复杂、艰巨、长期的系统工程，而个人为自己建立一个良好的信用记录，同样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它意味着你懂得量入为出，懂得合理地安排好自己的工作生活。社会越是进步，良好的信用就越有价值，它不仅当“钱”花，还比钱更值钱！



本版插图 郑辛遥